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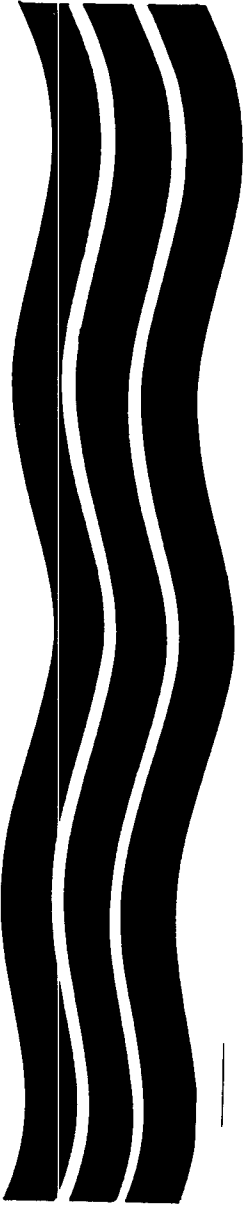
台灣獨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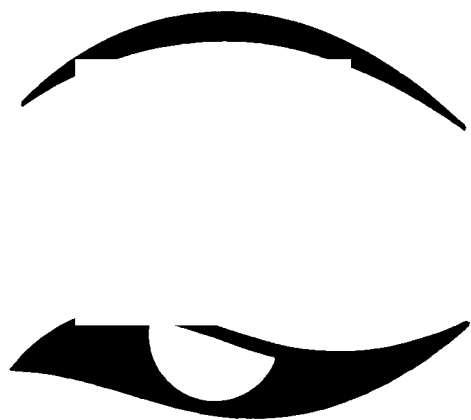
大鳴

預/設/小/說

張棋龍 著



台灣獨立



咬人

預／設／小／說

張棋龍 著

派色文化

李穀摩 題

白鴿絲文庫

台灣獨立戰爭

張棋龍



社名題字 李穀摩
發行所 派色文化出版社
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二路15號
電話 (07)7713704 FAX: (07)7713674
郵政劃撥 4062555-7 李秀淑帳戶
出版登記 局版台業字第4538號
印刷 春暉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 高雄市武嶺街61巷17號
電話 (07)7613385
總經銷 流通書報行銷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5段372巷27弄92號
電話 (02)7236963
電腦排版 民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中華民國81年4月
定價 22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自序

台灣將往何處去？——這是當代台灣人必須判斷的問題，而我從一九八二年自軍中退後，心中對此問題就有了明確的解答，那就是除了獨立建國以外，沒有任何方式的解決能對現有台灣住民做公平而合理的交待。因為，現狀是不可能繼續維持下去的，即使繼續維持，對台灣也是一種摧殘；而不論從文化、政治、經濟等層面看，我找不到中國統一後能為台灣人帶來利益的可能，而任何一個政權若不顧台灣人民的權益和意願而將台灣交給中國統治都是不道德且不公平的。答案有了，但是接下來連串的問題又來了——台灣將以什麼方式達到獨立目標？過程能不能避免流血？獨立後的台灣社會將是什麼樣的型態？與中國的關係如何處理？……等等。對於前面二個問題，當今可能誰也無法正確預料，而我的看法是不敢太樂觀的，以目前台灣所處環境，即使繼續維持現狀都有可能流血，而任何牽涉到體制的變更——包括獨立或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侵吞，也都有流血的可能。因為，認同本土的人絕大多數會強烈拒絕中共的統治是必然的，但今天的中共已不光是在對岸張牙舞爪，其勢力已

伸入台灣各階層——包括中央都要看中共的臉色或與其唱和。因此，做爲一個當今的台灣人，思考如何避免流血是必須的，但能及早爲最壞的狀況綢繆也是必要的。由於個人的這項看法，多年前我就一直有個想法，即希望自己能循著當前台灣社會狀況及兩岸關係之軌跡脈絡，推測最近未來幾年可能的演變並以小說的方式表達出來，我認爲這是爲自己的鄉土盡一點責任。一九八八年中，我開始動筆寫，不過那時因在自立報系擔任記者，只能寫寫停停無法成篇，後來就停筆了。一九九〇年初，當時甫當選立法委員的劉文雄先生請我幫他在台北籌組一個研究室，並要我擔任助理，當時我認爲那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挑戰，也可以趁此機會汲取我在嚐試創作階段所需要的養分並完成計畫中的首篇，於是辭去了記者職務，與數名研究伙伴一起協助劉先生的問政工作。那段時間，正值國內總統選舉及內閣改組，政爭激烈社會動盪不安，身爲台灣現代青年，固然體認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偉大時代，但亦知道也是個巨變的危險時代，所以那時我和研究室的伙伴們每天的工作就像是在打仗一樣，計畫中的小說依然沒寫成。一九九〇年十月十六日，劉先生爲台灣主權題案在國會氣得心臟病發，次日即告不治，身殉議堂，這不幸事件固然令我悲慟萬分，然而也讓我對有關台灣前途問題在長期思考之外，目睹最殘酷的一章，這又強烈地催

促我繼續寫這篇小說。研究室解散後的幾個月，我一個人仍住在裡而，十一月廿四日，我幫劉文雄先生製作編撰的錄影帶及紀念文集完成，在台中的追思晚會也於當晚舉行，全部後事大概都做了，次日我即動筆，以前斷斷續續未成章的都被我丟到字紙簍，重新開始寫。因爲基本架構早有腹案，內容情節也大致在心中，至一九九一年二月即寫了約二十二萬言，春節後再予整理刪減，乃告完成。不過它的問世卻歷經不少波折，我甚至曾有放棄出版的念頭，以致完成後的小說又拖了一年多才出版。它的出版我要特別感謝林雙不、許振江二位前輩及好友利錦祥、任台慶的鼓勵和協助。

在寫這本小說時，有二個重點是我所一直圍繞的——一個是最近未來幾年內台灣社會及兩岸之間可能發生的事情；另一個是從文化層面去思考台灣未來的定位，我認爲做這樣的嚐試對建國的工作是必要而且合理的。對於前者，雖然是寫二〇〇〇年以後的事，我也不希望那些事真的會發生，但很不幸的，有些事情在我提筆之際已陸續發生，其中原有炸掉國會的情節在我接近完稿時也有類似事實發生，故已完成的文稿不得不修改，這就是爲什麼原先的廿餘萬字會被大量刪減的原因；我也相信故事中還沒發生的現象可能會在一、二年內出現；對於後者，大概沒有人會否認

沒有一流的文化絕不會有一流國家這樣的說法，我是根據歷史呈現的事實，並以台灣人的立場重新看待中國文化及台灣文化，我十分相信「栽新畝卡贏落重肥」這句台灣諺語，所以認為在邁向建國途中，台灣人應該去思考甩掉落伍的大陸文化，才能使被破壞數十年的本土文化獲得新生。

台灣獨立戰爭，事實上早已開打，它將何時結束？如何落幕？這是關係著台灣人及其子子孫孫幸福的問題，這本書最大的希望是有更多的人來思考這些問題。

一九九二・三・二十六

張棋龍

台灣獨立戰爭

1

「方位二九八、距離四萬八千碼，發現大型水面目標五個，研判爲敵艦！」

「敵艦航向一二〇，速率二十！」

「方位二八〇、距離十五萬碼，發現空中快速目標一群，研判爲敵機！」

戰情室間續將戰情資料透過聲力電話，由電話手大聲傳報給在艦橋指揮的上校艦長王志飛。

設有現代化偵搜、電戰、反電戰、反反電戰等精密裝備的戰情室，能在瞬間將偵測目標匯集通過戰術資料系統的整理分析，自動選擇交戰目標，再輸入武器射控系统，鎖定、摧毀目標。

艦上的對空雷達、平面雷達及射控雷達不停轉動，各砲塔、飛彈架也快速地旋

轉俯仰，設在艦艉的方陣快砲則像是戴著鋼盔的機器人，正呆板而又敏捷地搖頭晃腦，直昇機則在空中盤旋偵搜水下敵人目標。

全艦官兵都在備戰部位上，待命發動攻擊。指揮台位置在主甲板上第二層甲板的前部，距水平面高約十公尺，和舵房設在一起，左右兩邊各有一張指揮官座椅，王志飛坐在左邊椅子上，眼前擋風玻璃下的操控面板上有一顆醒目的紅色按鈕，那是飛彈及增程反潛火箭的指令鈕，按下它，作戰部門即獲准以飛彈及反潛魚雷攻擊目標。在他的右手邊則是控制航速的傳鐘，再過去則是主導航向的舵盤，靠右舷椅子旁邊則是多功能雷達複示器，從螢幕上可以清楚地掌握百裡內水面及空中的任何目標，附近水下目標亦無所遁形。傳鐘的上方則掛著衛星導航儀，隨時顯示船位及潮汐資料，後方壁上掛著綜合戰情看板則寫著密密麻麻的符號。站在王志飛旁邊的軍官除了中校副長劉傑森外，還有少校作戰長武立工、少校兵器長陳雄、上尉反潛官施明宗，另外中校輔導長陸榮村則在指揮台與兩旁的瞭望台之間來回走動。掌舵的是航海士官長蕭全德，他正賣力地揮轉那已被肉掌磨得發亮的銅舵盤，他旁邊還有二個士兵，一個擔任傳鐘手，一個待命。王志飛後方站著一個電話手，他是行政下士馬少平，負責戰艦中樞指揮命令及各部位狀況報告的傳達工作；舵房的左後

方有一張航海繪圖桌，二個航海兵士正在忙著勾劃。戰情室則在舵房的後方另一個艙間，中間隔著艦長休息室，裡面裝滿各式雷達、電腦儀器，由中尉戰情官彭達彰率領幾個兵士在操作，掌握水面及空中敵情。旁邊還有一個聲納室，負責偵測水下目標。假如指揮台是全艦的中樞大腦，那麼戰情室與聲納室則為耳目；在中甲板上，上尉艦務長唐家強則在指揮艦務隊士兵，少尉醫官孫慈康和幾個醫務兵在醫務室待命，準備替受傷官兵急救裹傷。在機艙方面，由被稱為「老鬼」的中校輪機長侯遠標率領上尉輪機官杜耀祖及上尉損管官周一節和數十名兵士，負責戰艦心臟的運轉。全艦官兵沒有一個人閒著，整條船已組合成一個結結實實的戰鬥體，散發著濃烈肅殺戰鬥氣息。

類似的戰鬥體散佈在附近海面上，很有規則地在交叉滑行、衝刺、迴旋，且不時向空中噴出火光，轟隆之聲，震撼艷陽下廣袤平靜的水天。

時間是二〇〇〇年六月三日下午三時，滿載排水量三千噸五百級的海軍「TY號」驅逐艦會同多艘戰艦在基隆外海進行一項海上戰鬥演習，演習項目包括防空、反艦、反潛作戰等。這項命名為「靖海計畫」的海上行動已持續進行了二天，動員兵力達一萬五千人，其中大部分是海軍，空軍也配合出動了一些人員裝備。在十餘

艘戰艦中，王志飛是TY艦艦長。

位於東方大陸與西太平洋接際處的台灣海峽，地理上北回歸線橫貫其中，在冬、天東北季風吹襲期間，海象惡劣舉世聞名，夏天則颱風頻頻，掀起滔天怒浪。此時正值初夏午後，海面平靜無波，沒有一點風，烈日刺膚，水兵們在炙人的甲板上揮汗操作。

船團戰艦以戰鬥高速航行，有時以縱隊陣前進，突然間又同步急轉成為橫隊陣，不一會兒又排成梯隊，變化快捷而俐落。船因最高指揮官的命令，在海面上劃出一道道或曲或直的有規則水痕。

這次的演習是由海軍總司令部主持，船團戰鬥最高指揮官是艦隊司令部一名少將艦隊長，他坐鎮在船團中的旗艦上，也是艦隊的旗艦官，指揮所有海上攻守。戰鬥中的假想狀況是由總司令部事先設定，再於演習時將假想狀況訊息傳送船團，考驗其應變作戰能力，而旗艦則是應變行動的靈魂。旗艦官有一個參謀團，針對敵情做出研判後，將行動指示下達各艦，執行攻防任務。

類如這種作戰演習在最近二年頻頻舉行，正因為在自然天候條件下台灣海峽冬天較不適合作戰，所以在東北季風期過後，水兵們就更加忙碌起來了，軍艦除了在

做大修或定期保養外，有許多機會參加各種大小演習，要不然就是執行頻繁的海上任務。過去一艘船平均一個月可能出海十五天，而在近二年則有顯著的增加，有時甚至除了加水加油補給或清爐外，整個月都在海上。提高戰備警戒情形在陸、空軍也不例外——反登陸戰、反空降戰、反封鎖戰等等，或用於同軍種之間的模擬對抗，或動員各軍種聯合演習，次數比往年增加許多。不僅軍中演習頻頻，在民間方面，後備軍人的點召訓練次數同樣遽增，已經退伍的青年一批批被徵調到部隊，不再是聽聽訓話或做些基本教練而已，而是真槍實彈地磨練一星期至一個月不等；平時徒具形式的車輛、船隻動員工作也被要求澈底落實；爲了儲備戰時能源，加油站的配油受到嚴格管制；已經荒廢幾十年的防空掩體再度被重視，市區大樓的地下室、防空洞或路邊橋頭的碉堡都被加緊清理出來；街上的憲兵警察大量出現，空襲警報演習幾乎每個月都有。凡是與國防有關的事物，在這段期間都被動員起來。

台灣整體社會會處於戰爭的預警中，原因在於海峽兩岸關係起了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再聲稱的對台動武已不再像是虛張聲勢了，在取回香港後她表明要在五年內「收回」台灣，加上在台灣已被吵嚷了廿多年的重新加入聯合國案最近已有可能成爲事實，爲了遂行其侵吞台灣的野心，這是她極不願見到的。中國可能出兵侵

台的最具體證據是其東南沿海的軍隊有大幅調動的跡象，而海上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也不停舉行，這些現象引起國際的注目，也使台灣方面提高了戒心，連老百姓也都感染了戰前的氣息，軍人更不用說了。

海面上的戰鬥體繼續快速移動，幾架飛靶掠過天空，隨著連聲砲響，飛靶過處的高空迸出了一朵朵白色煙團，不久，遙遠的空中又衝過幾架飛靶，從艦上發射的防空飛彈則拖著煙硝衝過去，甲板上有些水兵拿起望遠鏡隨著煙硝飛奔方向追蹤，幾分鐘後傳來數響沈沈的爆炸聲。

「太遠了看不清楚。」王志飛放下架在眼睛前的望遠鏡，像是對旁邊的人說。在王志飛說話的同時，戰情室大聲報來命中飛靶的成績，艦橋上水兵精神爲之一振。

「這種改良後的標準式飛彈在最近幾次試射成績都不賴，假如射程再提高一些就更好了。」王志飛這回是對著武立工說。

「準頭是夠，但若同時對付大量目標，砲火還是頂重要，船上近迫武器的射控系統有必要再提昇，上回在澎湖外海試驗截擊飛彈，還是有漏失。」武立工說。

「那一次事後的檢討，系統固然有問題，不過裝備的保養和人員的操作訓練不

夠也是很大的原因，尤其是人員平時的訓練不能太呆板，不能光靠理論，現代的戰爭已經沒有所謂的武功密笈，你懂的理論敵人也懂，所以訓練要紮實，裝備要靈活運用，例如魚雷從我們左舷八十度角方位射過來，理論上我艦應立即打左舵，但是如果同時另一艘敵艦又從我們右舷七十度角射過來，那又要怎麼辦？在運用守的技巧時，是不是也應同時記住攻勢？你剛才說到近迫武器，現在有很多船在備戰時機槍部位沒人站，只在近戰部署時才派人守，那是不對的，現代的海戰那來的近戰？勝負幾分鐘內就決定了，而機槍對輔助攔截飛彈還是有一定效果，不用很可惜。」

雖然是在操演中，王志飛對部屬同僚總是不忘機會教育。

「那也沒辦法，現在人員不夠，有些部位只能空著沒人站，談到這個就火大，陸上爬蟲那麼多，船上卻人不夠，也曉得國防部怎麼搞的！」兵器長陳雄說。

「唉！兵器長說的確是一個值得檢討的問題，海軍還有一個最大問題，那就是新兵比例太高。義務役二年兵役，在訓練中心二個月，士校再受訓個幾個月，派到船上來起碼要半年八個月的實務訓練，等到了真正進入狀況，役期剩不到一年，所以一條戰艦二百多人幾乎有一半還不能用，真正戰爭發生了怎麼辦？訓練，只有靠加強訓練了。」王志飛說。

「這次任務之後，接下來我們又要到枋寮那裡做反潛演習了。」反潛官施明宗聽到王志飛說話，稍微放鬆心情打破沈默。

「是啊，你可要好好表現，直昇機會全力配合。」王志飛轉向施明宗。接著看向劉傑森又說：「現在任務多，大家都忙，副長你那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什麼大問題啦，就是靠岸時間少，許多業務難免會耽誤，尤其是兩個文書都先後快要退伍，新手又還沒來，恐怕到時會接不上。」劉傑森淡淡地說。副長在船上兼任航海官，也負責行政業務，他那些話已向王志飛反映過不只一次。

「文書的事上個月不是已向艦令部行文要人嗎？應該很快會補派了。其實現在部隊精編，業務也應該精減，像補給、文書、政戰，很多業務都可以交給岸上做，可以節省一些人力。」王志飛說話時，眼睛又看向海面。

「這個我曾在開會座談中向上級反映過，但都沒有下文，既然已採電腦線上作業，許多船上事務惟工作早該檢討，不能數十年不變。」

「反映歸反映，問題還是要由我們去克服，現在各單位幾乎都缺員，訓練一個海軍也不是半年三個月就能成，戰爭若真的來了，我們不能因此就放棄打勝仗的決心。」

王志飛胸中永遠燃著熊熊企圖烈焰，對於軍人的職責及克敵致勝的決心不會動搖，從年少時期至入軍校以後，「敵人」的輪廓曾深烙其心中，從軍的目的就是殺敵衛國，除此而外其它的都是次要，雖然隨著時空轉變，原來的敵人輪廓逐漸模糊，但他從不懷疑從軍的意義。他有一個從不自認為是幻想的雄心，那就是當有一天台海發生戰事時他能發第一砲。

在談說中，武立工又向王志飛報告戰情：

「報告艦長：方位二七三、距離四萬五千碼，發現水面小型目標一群，目標航向〇九二、速率四十，研判為敵人快艇。」

「鎖定目標！」王志飛下令。

「目標已鎖定！」陳雄報告。

2

烈日下，操場；部隊；班長。

水泥地操場被曬得發燙，週圍幾株羊趾槿也被烤得昏昏欲睡；部隊靜肅整齊，士兵們藍色的上衣背部都溼了；班長在訓話，皆目裂牙手舞足蹈丹田如擂鼓：

「……台灣兵，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兵！一八九四年日本人一個多月就打垮了中國的海、陸軍主力，八個月打得中國投降割讓台灣。但是日本人以武力接收台灣打了多久？半年耶！以正規軍打沒有訓練、裝備原始的台灣義勇軍就打了半年，還死了一個親王！你們說台灣兵是不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兵？中共以前在大陸上勢如破竹，到了台灣海峽就踢到鐵板！讓她膽寒的『八二三』誰打的？是台灣兵？

台灣兵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兵，台灣水兵更是第一流中的頂尖！『八二四』之役、『九二』之役，我們以寡擊衆，打得中共海軍屁滾尿流，誰打的？台灣充員第一梯次打的！你們的老前輩打的！

你們的前輩是頂尖的水兵，我也要把你們訓練成二十一世紀的海上頂尖蛟龍！